

2018 我的年度字:

李孟翔

时间蕴藏着力量,奋斗书写着辉煌。2018 悄然从指缝间溜走,大家都在寻找总结各地各单位或个人的年度字,如长沙的年度字是“智”,衡阳的年度字是“承”,株洲的年度字是“净”……

2018 我的年度字是“路”。

一是“家乡的路”。家乡那条三四百米长的泥巴路终于硬化了,感恩遇见,感谢贵人,常怀感恩之心,常存感激之情。路通则心通,路通则人和,路通则业兴,路通则财旺,路通则一通百通,2018 年我最大的个人心愿终于实现了。希望家乡越来越富裕,乡亲越来越安康,家园越来越美丽。

二是“家人的路”。单位“相亲相爱一家人”在丽华部长及一班人的坚强领导下,奋勇向前,开拓创新,要事干出了“衡阳特色”,大事办出了“衡阳气派”,赛事展现了“衡阳风采”,故事讲出了“衡阳品牌”,展现了“一家人”的团结拼搏、携手共进、踏石留印,砥砺前行,的进取精神。一路鲜花硕果,一路掌声多多,尽管也有风雨,但更多的是彩虹。

三是“家长的路”。母亲走到了她人生之路的终点,从此再也看不到她老人家在泥泞小路上忙碌的身影,她也没能走走家乡那条新修的水泥路。不过我想,母亲在天之灵一定会十分开心的,因为正月里几位兄弟去看路时说好今年之内一定修好,母亲当时就开心得像个小孩。如今路修好了,她却走了,这也符合母亲一生的秉性:凡事多想别人,少顾自己。父亲耄耋之年,日思夜盼,不辞辛苦,亲自参与亲眼见证修路的过程。如今终于有条好路走了,他老人家脚下的路已修好,但心中的路却还很迷茫,孤身一人居住农村,孤独寂寞时时来袭,住到城里又不适应不自在。如何让父亲做到精神愉

悦,是我一直担心的问题,期盼 2019 给他老人家解开心结,修通他的心灵之路。

四是“家庭的路”。我的路,我的文明之路走得艰辛而有意,义,树立了不少模范、培育了不少好人、推进了乡风文明、提升了市民素质、加速了城市文明、践行了核心价值观……也加了不少的班、白了不少的发、流了不少的泪。但这一年我感觉史无前例的尴尬,回头望望走过的路,只能长叹一声,哎——心太累……我的人生之路走了近半,有幸福,有心酸,有付出,有收获,接下来的路,还很漫长,也许崎岖泥泞,也许康庄大道。但不管怎样,逢山凿洞,逢水架桥,牢记习总书记“山再高,只要往上攀,总能登顶;路再远,只要往前走,总能到达”的教导,披荆斩棘,奋勇向前,坚实走好每一步!妻子的求医之路还算顺利,现在病情稳定,气色很好,每天坚持吃中药,坚持锻炼,前路应该是阳光和鲜花。遗憾的是我由于工作太忙,几乎没陪她上过一次医院,她总是一个人风里来雨里去。我要为她的坚强点赞,希望她保持淡定乐观的好心态,养成早睡早起的好习惯,早日脱离这条求医之路。儿子的求学之路尽管还算轻松,但正如习总书记说的那样“船到中流浪更急,人到半山路更陡”,已读高二的儿子即将登高考之顶,尽管成绩不差,但还大有潜力可挖,希望他能更加激发多一点的学习热情,远离手机和电脑,加把油冲把劲,无限风光在险峰!期盼他能跑得更快、登得更高、看得更远,为实现人生理想奋勇攀登。

生活中,每个人都在赶路,只是走的路不一定相同,费的力不一定相等,看到的风景也各异,有人抄了捷径,有人走了弯路。但愿人人都能轻松、愉快、安全地到达自己心中的目的地!谨以此为 2018 画个句号,也为 2019 带来更美好的祝福!

青砖楼房边的路口

王志军

父母已年近耄耋,膝下儿女一对。妹妹远在天涯海角——海南,我离父母家也有六十公里,在异地工作。每周末我都会回父母家看望,一来向父母请安,陪二老说说话,看他们有什么需求,二来携老婆儿子让父母见着,报我们平安,让二老心里安实,偶尔还会用微信与妹一家视频通话,让父母眼见千里之外十分挂念的妹妹一家安好。

去年起,我们回家,父母不再为争灶台生气争吵了,二老都想为我们露一手厨艺。有一天,父亲说做个菜好累,做不动了,母亲也说你们以后回家提前一天告诉,好早些做些准备。为此,我便自然成了父母家灶台的主人。从那时起,我基本做到带好菜及佐料,提前回父母家动手做饭。然后,大家便在品味说笑中愉快地度过。

每到离别时,母亲总是走出家门送到汽车边。不管白天夜晚,她都是风雨无阻,偶尔还要提些物品。我生性急躁,担心母亲淋雨着凉或磕碰着,不免冲母亲嚎叫几句,不让她出门。她总是照送不误,并在车窗门处对我们一再叮嘱:搞好工作,保重身体,注意安全。车至拐弯处,后视镜见母亲仍挥动她那因风湿弯形的手时,我顿时悔恨涌上心头,真不该冲母亲嚎叫。

母亲心善口直,性格好强,年轻时身体就疾病缠身。她从未因病影响我的工作,是族人邻里公认的贤惠孝顺媳妇

加慈母。父亲是北方人,好酒,性情豪爽刚烈,后颈生一瘤子开刀切除时拒绝麻药,是老家公认的大孝子。但二老性格不合,遇事难以谦让,又都不愿给我和妹添麻烦,一直坚持独自生活,不愿跟我们住一起。他们俩一辈子吵吵闹闹又相互照顾着生活,让我等晚辈难以理解和无可奈何。

今年以后,母亲再没送我们到汽车边了,总是送至家前一栋青房子边路口,手在胸前缓缓摇着向我们道别。母亲从车边到现在的路口道别,从举手摇摆到现在的胸前摇摆道别,时间就在一次又一次道别中流逝。父母渐渐老至手脚不便,但心却依旧深爱着我们,牵挂着儿女们。我依然忙碌着,生活着。这周末的道别,让我心里猛生一种内疚和无奈,车一过拐弯处,眼泪潸然而下。那天阳光明媚,暖洋洋的,母亲盘着一条脚坐在石台上,缓缓摇着她变形的右手,母亲的那双腿连支撑着目送我都不能了!

病弱的母亲身体日渐衰老,日子仍旧继续,她也仍旧顽强坚挺着,生怕给我们带来麻烦。她总是那句老话:身体还好,别看你爸和我,但他还是很关心我的,有他在,你们放心。

我能做的也只能是周末带点二老喜欢吃的食物回家,帮挑井水,做些琐事,烧饭菜,聊家事,然后不得不再一次道别。父母家那青砖楼房边的路口,石台上母亲盘一脚而坐,胸前缓慢摇着的右手,却总会在我清闲和失眠时定格在脑中。



何当共读香芸帙

甘建华

没有想到韦力个子有那么高,足足一米八五!就像许多人没有想到,韦力藏书的品位和价码有那么高一样。

与韦力神交已有两三年,见面却是第一次。月初他说要来长沙参加一个活动,会后拟往衡阳走访王夫之湘西草堂和南岳李泌邨侯书院,我允诺全程陪同接待。可后来他又说北京另有要事,明年找机会再说。

大约是 2015 年夏天,韦力先是由南岳寻找南台寺石头希迁的遗迹,嗣后打车到衡阳城区石鼓书院。可惜那时我俩不通音问,以至于错失机缘,待见芷兰斋公号发布《石鼓书院:何甘第二》,方知其曾游衡岳湘水。文中谈到中国几家书院争说自己建立时间最早,韦力却坚持认为:“不管一座书院是不是建立得最早,也不管它是排名四大还是六大,只要有大师在,它什么排名也没有,丝毫不影响它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。”我非常赞同这个观点,将之推荐给《衡阳日报》回雁副刊。恰回雁编辑因我推荐,也关注了韦力的微信公众号,也见过此文,认为是遥不可及的大藏家,待其按我给的邮箱发去邮件,征询韦力此文节选意见后,即刊发此文于回雁文学副刊“大家”栏目并放在头条。我亦将此文收入即将付梓的文化地理散文选本《石鼓书院锦绣华》。韦力是个讲感情的人,旋即赠我一幅精美的杨家埠手工雕版年画贺卡,据说只刷制了 300 张,我这幅标号第五,两侧有其亲书“新年大吉,藏书日丰”字样。

韦力,北京人,1964 年春生于天津,浸淫古书卅余载,收藏各类古籍善本七八万册,其中宋元版本就有两百多部,私家藏书堪称当世无两。他是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院和上海复旦大学古籍研究院特聘研究员,中国嘉德等数家拍卖公司学术顾问。这天在长沙成立的中国古籍保护协会民间古籍收藏工作委员会上,又被大家推选为名誉主任。

芷兰斋藏书楼的历史,虽然比不上旧时宁波天一阁、杭州文澜阁、沈阳文溯阁之类,但在当今业界的名气,可是一点都不敢让人小觑。韦力近年“躲进小楼成一统”,致力于中国古代版本旧迹的考察与研究,相关著述宏富可观。就我所知有《古书收藏》《古书之媒》《古书之美》《古书之爱》《得书记》《失书记》《批抄本》《覓理记》《覓诗记》《覓宗记》《覓曲记》《琼琚集》,另外还有《鲁迅古籍藏书漫谈》(上、下卷)《芷兰斋书跋》(初集、续集)《书楼覓踪》(套装 3 册)等,吾斋晴好居大约购藏了三五本。

我虽为国内藏书家,但古籍善本离我比较远,更遑论珍稀孤本。即使偶尔从旧书市场觅得古代家乘图志,也大都转手易人,或者谁需要谁拿去。

长沙这个活动文宣“缥緗芸帙,潇湘之约”,之前我还真的没有注意前面四个字,甚至把握不住“缥緗”两个字的读音。百度一下,才晓得都是良词吉言。“缥,淡青色;緗,浅黄色。古时常用淡青、浅黄色的丝帛作书囊书衣,因以指代书卷。”典出南朝梁简文帝《大法颂》:“诗书乃陈,缥緗斯备。”亦可泛指墨纸书香,学识才华。芸帙犹芸编,那么芸编又是什么意思呢?明朝张岱《夜航船》

中说:“芸编,芸香草能辟蠹,藏书者用以熏之,故书曰芸编。古诗:‘芸叶熏香走蠹鱼。’”关于“芸帙”二字,出处有明代梁寅《蒙山赋》:“坐紫苔分绿绮奏,荫苍松兮芸帙舒。”清代朱彝尊《风怀二百韵》:“芸帙恒留篋,兰膏惯射芒。”看来这四个字的学问真是大了去了,故参会者都是天下的读书种子,其中一人是南京栖霞寺监院释净善。有几位我常在读书报刊见其名,远瞅都有一副高古清华之相,心里不由不生出一一种敬畏。

我们上午 11 时前赶到湖南图书馆一楼,民间古籍收藏保护论坛已接近尾声。主持人是《藏书报》总编辑王雪霞,嘉宾三位除了韦力,另两人是原首都图书馆馆长倪晓建、故宫博物院研究员翁连溪。倪、翁二公正就民间古籍收藏的“藏”与“用”,侃侃而谈其最好的归宿在哪里。因历代私藏与公藏同等重要,私藏也是公藏的重要补充,但对私藏是否捐献公立图书馆以传世的问题,师生俩的看法不尽相同。倪先生认为,藏书在私人手中,更有助于营造书香氛围,打造书香社会。此言深得吾心,但几代之后的问题如何解决呢?韦力说清末民初湖南大藏书家叶德辉,殁后所藏都归于两个侄子,而这些私藏又成了湖南图书馆的主要善本来源之一。他接续倪、翁之争,倾向于私家自藏敝帚自珍,让人与书籍有更亲密的接触和互动,除了拥书百城经世致用,还有南面为王的情感寄托。

会后同翁连溪、韦力探讨“孤本”一词,因为海内外对其定义不一,不少人认为古籍尚存世一至三本即可称孤本。翁连溪认为:“孤本之孤,就是说的一本,但要尽力留下底本,传承中华文脉。”韦力则称:“藏书只是拥有书籍的物权,并没有权利去禁锢作者的思想,藏家若有幸得到孤本也应该化身千百,更多地惠及社会和读书人。”

我们随省图古籍专家寻霖去四楼,观看“册府赏珍——民间收藏珍稀文献邀请展”,算是再开一回眼界。展柜中的文献既有历代珍稀版刻,如唐写经、明清内府刻书、套印系列,又有罕见的湖湘地方文献,包括曾国藩、曾国荃兄弟文献及何绍基《临张黑女墓志》。上半年首展时见清代册页《湘江送别图》,描绘光绪十五年(1889 年),湖湘名流王先谦、郭嵩焘、徐策、陈三立等数十人,汇聚长沙湘江之滨,依依送别湖南巡抚王文韶赴任云贵总督,宴集成书,摹刻上版。张名倬绘图线条爽丽流畅,以极简的笔触勾勒出湘江、水陆洲和岳麓山的轮廓。送行者面目轮廓皆清晰可见,两艘官船停靠江渚,静待名宦大吏登舟远行。而浙人王文韶也真的不孚众望,并且官运亨通,旋擢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,奏设北洋大学堂(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大学,即今之天津大学前身)、山海关北洋铁路官学堂(中国第一所工程高等学府,即今之西南交通大学前身)等,以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,官至政务大臣、武英殿大学士。

这是戊戌年冬至日,我赴长沙拜望中国古籍鉴藏方面的几位大家,听闻他们的卓识高论,亲眼目睹诸多“稀世之鸟”,可谓有缘人遇山中仙。思谋日后倘遇古籍善本,不再轻易予人,当与诸公共读香芸帙,享受诗情画意时。